永遠嚮往遠方

李憶著

如是我見

當我還是個小學生的時候，就知道有一個神秘的民族叫吉卜賽人。他們幾乎人人都擁有一個水晶球，從水晶球裡可以看到過去與未來，詭異得很。當然，我並沒有見過吉卜賽人。我是在故事書的插圖上看到他們。衣着很怪，總是披着一塊布，由頭套下去，停留在肩膀上。這算是上衣嗎？這個問題讓我想了很久。女人的衣着怪以外還很有趣：除了大披肩、花頭巾，還戴很多很誇張的飾物，光是看圖畫，都彷彿聽得見金屬碰撞的叮噹響。

後來才知道，其實吉卜賽人是沒有所謂的民族服裝的。我們覺得他們衣着怪誕，別具一格，其實是「亂穿」所致！

吉卜賽人是流浪民族，這幾乎是人人皆知的。因此「吉卜賽人」和「流浪」被畫上等號已是由來已久。他們沒有自己的國家、文化、宗教，甚至也沒有文字——有一種說法：吉卜賽人不通文字，是文盲民族。但他們卻是一支很古老的民族。有關他們的歷史資料，可見諸於世界各地的古代著錄。甚至在一些詩歌、歌謠、民間傳說中，也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特別是在中古時期的歐洲，吉卜賽人的形象出現得最多的是在繪畫上。他們雖屬少數民族，但散布得極廣。一支沒有國家、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卻廣爲人知——連我們這些「小孩子」都知道吉卜賽人，知道他們有個水晶球，那水晶球裡宛然是一個花花世界；熱鬧、絢爛、繁華，但所有的一切都是鏡花水月，瞬息不留半點痕跡——一撮灰撒到空中能不飛個乾淨嗎？

小時候知道吉卜賽人是在故事書裡。長大以後在「成人書」上看到的吉卜賽人，其實也沒多大變化，仍然是那種形象——哪種形象？喏，就是那個大師級的哥倫比亞作家馬圭斯的巨著《百年孤獨》中開篇所寫的：那時的馬貢多是一個有二十戶人家的村落，用泥巴和蘆葦蓋的房屋就排列在一條河邊。每年的三月有一個衣衫襤褸的吉卜賽家庭來到村子附近搭帳篷。吹笛打鼓，介紹新發明。第一年介紹的是磁鐵。拿着兩塊磁鐵挨家挨戶去表演：磁鐵把鐵鍋、鐵盆、鐵鉗、小鐵爐吸得紛紛從原地落下，木板因鐵釘和螺絲沒命地掙脫出來而嘎嘎作響。吉卜賽人聲音沙啞地喊道：「一切東西都有生命」，「一切在於如何喚起它們的靈性」。這就是吉卜賽人，總是把一切神秘化，這跟水晶球能占卜過去與未來同出一轍。每年的三月左右吧，他們又不了解。每年必帶來新發明；第二年帶來介紹給村民的是望遠鏡。由此見出吉卜賽人的流動性，他們居無定所。「家」就是那頂隨時可拆可搭的帳篷。

第一次見到吉卜賽人是在巴黎。他們是幾個十二歲左右的男孩，衣衫襤褸，皮膚黝黑，一雙大眼圓碌碌地轉。但並不可愛，反覺得有種流氣。「小心這些吉卜賽小鬼，都是扒手！」當地人善意的提醒，聲音充滿蔑視與厭惡。在巴黎這麼個繁華時尚的都會，我的心情剎那跌落谷底。

但是作爲文學形象，吉卜賽人在歐洲文學中確實佔有一席之位。像西班牙萬提斯的《吉卜賽姑娘》、法國雨果的《巴黎聖母院》等，而更爲形象突出的當推歌劇《卜門》莫屬了。

令人不解的是：那樣古老的民族，走過那麼悠長的歷史，卻永遠流浪，生活方式一成不變。費解之餘，是否該改變思路如此想：說不定拒絕改變，正是他們所要保住的；保住內心的浪漫，永遠嚮往遠方。

「做電視」和「種水稻」

周雲龍

自由談

美國《科學》周刊最新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稱，傳統上種植水稻的人群會培養出更加強烈的集體意識，因爲種水稻付出的勞力非常大，需要鄰里間的合作。相比之下，生活在小麥種植區的人更具備獨立意識和思辨能力，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種植小麥只需要一半的勞力，也不像種水稻那樣需要相互合作。研究認爲，這也可以解釋爲何中國南方離婚率低於北方，而北方發明專利數多於南方。

這個「稻麥理論」還指出，中國北方人「個人主義較強，分析性思維能力也較強——與西方人比較類似」。中國南方人則「相互依賴，具有整體性思維，非常忠於朋友。心理測試顯示，這種現象在日本和韓國等種植大米的其他東亞國家也非常普遍」。

這是《參考消息》早先時候的一篇報道，確實，這是一個僅供參考的消息。麥作區和稻作區，眞的會帶來文化思維、生活觀念的差異嗎？

從古代的生產方式中去尋找現代的南北差異由來，是不是靠譜？不好妄加評論，而這個思路倒是啓發我也可以對電視媒體與報紙媒體做一番不靠譜的解讀。

確實，麥作區和稻作區的灌溉、勞作方式不同：水稻需要持續水源，該地區人們要相互合作建立完善灌溉系統，而且各片田要協調；相反，小麥的種植就簡單多了，大多數只靠降水灌溉，也較少需要和其他農民合作。而電視台和報社的生產方式也有着類似的差異：電視台記者，有如小集體或大集體，起碼兩個人合作，一個片子的完成，至少需要攝像、剪輯、配音、字幕等等工種的配合，至於一檔節目的上線，那更得有龐大的「後援團」；而報社（雜誌社也大抵如此）記者，有如個體戶，常常可以是「一個人在戰鬥」，大多情況下，自己獨立採訪、獨立寫作（當然，現在也需有經營思維了）。

生產方式的明顯不同，會導致電視人與報人在思維方式、生活習慣上呈現怎樣的差異呢？

電視記者，外向活潑型居多，因爲要與人合作，必定要學會主動出擊；報社記者，大多內斂自嗨，特立獨行。

電視台的人員配置，大多男女比例協調，出鏡、採訪、製作、包裝多爲女性，攝像、編輯基本上是男性天下，男女搭配，幹活不累；報社的人員安排，性別上並無特別指定。

電視記者，搭檔夫妻多，因爲要合作，出雙入對，搭着搭着就搭到一起去了；報社記者，同行夫妻多，感情的產生大多基於情投意合，而不是採訪條口或具體稿件的合作。

電視記者，大多時間觀念強，節目都是以幀掐算，時長往往分秒必幀；報社記者大多散漫，天馬行空，優哉游哉，截稿時間遠沒有交片時間那麼急促、緊湊。

電視記者的人際關係，更爲複雜，因爲合作，往往便有齟齬，因爲協調，往往便有矛盾；報紙記者，單兵作戰，獨來獨往，少了糾葛，減了煩惱。

電視記者多猜疑，報紙記者多抑鬱。

電視記者，常常自我感覺良好，一組一個條口，發稿沒有外部的競爭對手，不觸犯底線和邊界，都可以播出；報紙記者，採訪、發稿總有糾結、忐忑，哪個編輯案頭的自由來稿不是堆積如山?!

電視台的記者與編輯，關係是倒置的，編輯反求記者多多出稿，大段時間要填滿；報社呢？供大於求，所以記者都要下求乃至跪求編輯，給個版面，上個頭條。

電視台分工協作，九九歸一，最後捧紅的往往是主持人；報紙記者，孜孜以求，最後大多成就的是自己。

電視記者的離婚率，往往高於報紙記者，因爲合作搭檔的機會多，接觸異性的機會多，心動直至行動的機會有相應增多，而報紙記者，多與採訪對象接觸，採訪則多半是「一錘子買賣」。

和盤托出以上一堆不靠譜的分析，只是爲了吸引你看到以下我的核心觀點：電視記者比報紙記者更依賴於一個平台的機制水平，因爲它往往決定了電視人在什麼運行環境下，和什麼人一起合作。電視台應該比報社更爲重視合作協調的機制，就像稻作區那樣，頭版頭條的問題是，如何提供良性的合作氛圍、條件，如何引導並改進不善合作、不會合作的團隊，如何淘汰不合作或不願合作的個體。

電視人其實都大概知道，小合作要放下態度，彼此尊重；大合作要放下利益，彼此平衡；一輩子的合作要放下性格，彼此成就。但是，個體的自律，是不平衡的，也是不可靠的，需要機制的制約和監督。一個團隊，大致有這樣五種人：人渣，人員，人手，人才，人物。好的機制，簡單地說，就是可以剔除人渣、提升人員、引導人手、留住人才、吸引人物的機制；好的電視平台，未必多大，未必多高，必定是合作順手、順心、順利的平台。

《毛選》中的諸子百家

鄭延國

燈下集

一九七〇年代，美國人邁克爾・哈特寫有一書，書名爲《歷史上最有影響的一百人》。毛澤東書上有名，而且是排在第二十位。書中亦羅列了中國諸子百家中的三位。一位是孔子，排行第五，一位是老子，排行第七十五，一位是孟子，排行第九十二。看來，毛公和他們緣分不淺。

其實，早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這段歲月裡，毛澤東在自己的四卷《選集》中就和包括孔子、老子、孟子在內的諸子百家結下了不解之緣。且以孔子的《論語》爲例，毛澤東引「每事問」，要求幹部學會做調查工作，邁開雙腳，到自己「工作範圍的各部分各地方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引「再思」，要求幹部撰寫文章，「必須反覆研究，才能反映恰當」，如果「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碼知識」；引「欲速則不達」，要求幹部在工作中，特別是在文化教育工作中，不要犯盲動主義，因爲「盲動主義是必然要失敗的」；引「不恥下問」，要求幹部善於傾聽基層的意見，「先做學生，然後再做先生」，無論如何「不可強不知以爲知」。

又以老子的《道德經》爲例，毛澤東引「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謳歌中國人民敢於面對強敵，不怕如何艱難險阻，「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引「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批評一些幹部在工作中不能「把彼此知道的情況互相通知，互相交流」，以至不能「取得共同的語言」，許多問題不能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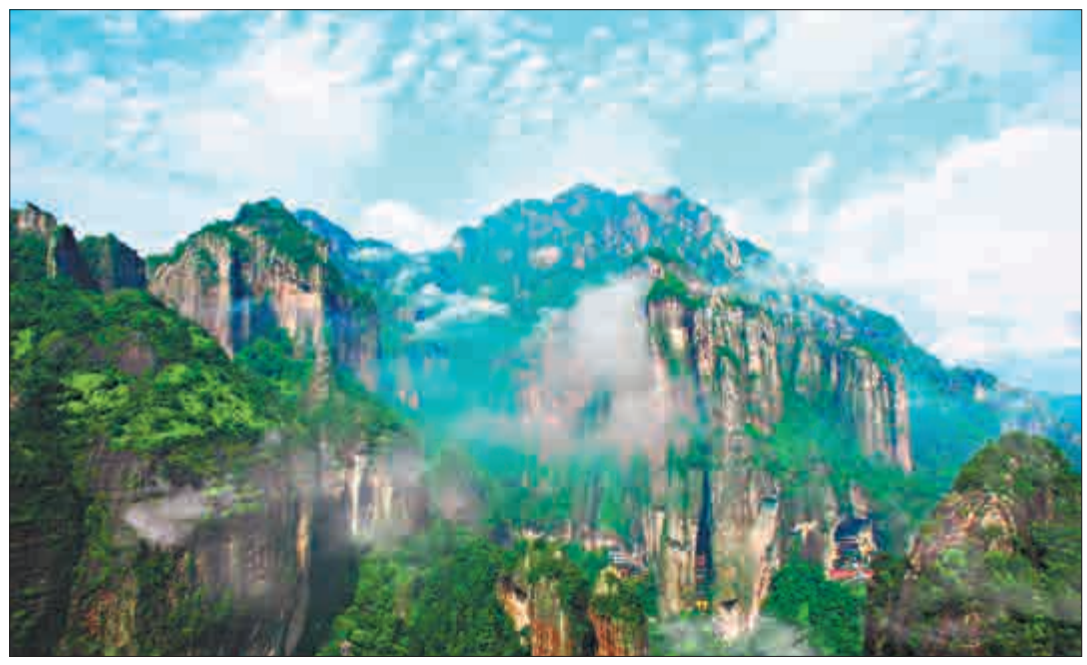
再以孟子的《孟子》爲例，毛澤東引「春秋無義戰」，抨擊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更是一種不義之戰，反之，「抗日和討伐賣國賊的戰爭，都是義戰」，而且這種「義戰將遍於全中國，全世界」；引「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說明在抗日的統一戰線中，應當對統戰對象有積極的讓步，惟如此，方能做到「讓了前者就得了後者，消極的步驟達到了積極的目的」；引「無敵於天下」，鼓勵八路軍新四軍戰士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不但會打仗，會作群衆工作，又會生產」，從而「不怕任何困難」；引「心之官則思」，開導人們應善於使用思想器官，善於思索，「凡事應該用腦筋好好想一想」，甚至是「多想苦想」，這樣才有可能做成事業。

除孔子、老子、孟子之外，毛澤東還引《孫子》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和「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引《戰國策》的「將欲取之必先與之」，引《禮記》的「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和「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或解釋戰爭的規律，或探討打仗的策略，或闡明工作的方法，或歸納處事的特徵等等。

爲了說明國際友人的重要性，毛澤東引用了《詩經》中的「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爲了表明中國共產黨人「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勇氣，他引用了《列子》中的「愚公移山」；爲了告誡人們將革命進行到底，掃除一切害人蟲，他引用了《左傳》中的「慶父不除，魯難不已」。

尤有甚者，毛公還引用過《史記》中的「賢人七十，弟子三千」，《漢書》中的「相反相成」，《資治通鑒》中的「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宋史》中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以及李密的「煢煢孑立，形影相弔」，韓愈的「行成於思」，柳宗元的「黔驢技窮」，朱熹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薩都剌的「天低吳楚，眼空無物」，朱柏廬的「黎明即起，灑掃庭除」等。

毛澤東何以喜歡在自己的《選集》中恰到好處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諸子百家的這些說法？竊以爲，答案有三。一是他在韶山私塾、湘鄉東山學校、湖南第一師範就讀時，接受了十分嚴格的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學習訓練，許多名言警句往往爛熟於心，一些經典名篇甚至可以一字不漏地進行背誦，故能隨時隨地脫口而出。二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著作有一種強烈的愛好，即便是在殘酷的戰爭年代，或在行軍的馬背上，或在紮營的帳篷中，或在簡陋的窰洞裡，只要有可能，他不是把卷吟誦，就是俯仰默誦，要麼就是毛筆臨寫。因爲有了這層感情，所以無論是演講，還是撰文，先賢們的佳言麗句總能從他的口中筆端汩汩流出。三是他對具有數千年歷史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看重，總覺得自己的理念加上古人說法的印證，更能產生振聾發聵的效果，令人心悅誠服。



雁蕩山（網上圖片）

雁蕩山觀奇

李盛仙

天南地北

東南第一名山雁蕩山素以「天下奇秀」而聞名，它可與黃山的俏、泰山的雄、廬山的偉、峨嵋的秀相媲美。雁蕩的奇，主要指高峰怪石。山峰或拔地而起，高入雲端；或秀麗奇幻，移步換形；奇石千奇百怪，象形肖物，栩栩如生。靈峰觀夜景，靈岩看飛渡，堪稱雁蕩山兩大奇觀。

靈峰觀夜景

靈峰夜景，神奇幻變，素有「國中一絕」之譽。每當星光燦燦、月色溶溶的夜晚，雁蕩山的奇峰怪石就一變白日的景象，更加富有詩情畫意。其中靈峰的夜景最爲集中，因此成群結隊的中外旅遊者便集中在靈峰寺附近欣賞起這迷人的夜景來。靈峰是左右兩峰構成的，白天觀之像雙手合掌，凌空聳立，直指藍天，中間有一條縫隙，故稱「合掌峰」。兩峰間隙有十層觀音殿，又名「觀音洞」。在夜色中卻又變成一對談情說愛的「夫妻峰」：男的身材魁梧，頭戴盔甲，身披戰袍，腰掛寶刀，堅實的右手緊緊地摟住妻子。女的偎依在丈夫的懷中，有說不完的心裡話，訴不盡的別離情。不知這位壯士，是剛從塞外歸來，還是又要奔赴疆場？那位嬌小婀娜的妻子，倚在丈夫懷中，顯得兩情繾綣，是久別重逢的無限喜悅，還是臨別依依的萬種柔情？

令人嘆爲觀止的還不止此，當行至靈峰招待所的院落正中時，仰頭倒看「夫妻峰」，這奇峰卻又變成了一隻斂翅高蹲的「雄鷹」，故而又名「雄鷹峰」。一九六五年夏，郭沫若來遊，很欣賞這個夜景，曾賦詩云：「靈峰有奇石，入夜化爲鷹。勢欲凌空去，蒼茫萬里征。」簡直把夜鷹寫活了。但走到靈峰招待所西南角，仍立正仰天倒看時，這「雄鷹峰」居然又變成了一位少婦隆起的一對豐滿的乳房了，維妙維肖，因而又稱作「雙乳峰」。再走幾步，向山峰側面望去，雙乳峰忽而又變作一個少女模樣。那少女額前掛着微曲的頭髮，一條又粗又長的辮子垂在身體右側，頸上圍着圍巾，身着旗袍，胸部豐滿，小腹微收，大腿平直，好一副健美的身姿。不過，她面部的表情，卻分明顯出幾分憂鬱，似乎在期待着什麼。人們猜測她是在等待遠方的情人，所以名叫「相思女」。

這座天公造化的奇峰，前後不過百米，竟出現了四個各具風姿的形象。這「移步換形」，不愧是靈峰夜景的一大特色。

靈岩看飛渡

凡到雁蕩山的遊人，無不以一觀驚險絕倫的「雁蕩飛渡」表演爲一大樂事。它設在靈岩寺前的天柱和展旗峰之間，兩峰跨距二百五十米，高二百七十餘米。「雁蕩飛渡」又名「雁蕩飛人」。飛渡表演，就是在兩峰之間架起一條鋼絲繩索，由飛渡者在鋼索上表演出種種空中絕技。

「啪，啪，啪」，隨着三聲炮響，只見天柱峰頂端，探出一名身穿紅色運動衣的小伙子，身繫繩子，沿着天柱峰陡峭的石壁飛蕩而下，這叫直渡。表演者有節奏地擺動雙腳，時而貼近陡壁，時而彈向半空，翩躚如燕子掠空，飄逸似蜻蜓點水，晃蕩蕩飄悠悠，眞叫人爲他捏一把汗。只見他如飛似箭，很快地從峰頂飄蕩到峰底的草叢中，完成了直渡的表演。

芝麻飄香

徐永清

飲食男女

芝麻是一年生草本植物，亦稱脂麻、胡麻、油麻，原產非洲，由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時引進我國。芝麻雖不起眼，可跟生活的關聯相當密切。早點的燒餅、湯圓、麻團少不了芝麻。至於茶點的寸金糖、芝麻糖、澆切片、麻餅、麻糕、麻糖、大糕、月餅、茶饊也少不了芝麻。吃火鍋時總得來點芝麻醬，北方的油茶就更少不了芝麻。就涼拌菜而言，芝麻就更派用場了，幾乎所有的菜餚都可撒點芝麻。芝麻屬於錦上添花的美事，一是點綴，跳色；二是起香，開胃。

芝麻不僅是道美味，還具有很好的養生與保健作用。我們這兒有位老太，雖已百歲掛零，仍是鶴髮童顏，行動自如。長壽雖跟遺傳有關，但跟健康的生活習慣，以及日常保養也是緊密相連的。很多記者問老太養生之道，她說什麼也沒有。人們催促她仔細想想，試圖挖掘出什麼。老太平淡地說，也就是每日兩勺白糖拌芝麻，打做姑娘起，一直堅持到現在。此法非常簡單，將黑芝麻炒熟，碾碎，再加入等量的白糖，拌勻後放入瓶中，隨吃隨取，極爲方便。其實在我們這兒，好些女性平日均用此法來養生保健。

按照中醫的理論，芝麻確有益肝養髮的功效，同時還具有補血明目、生津通乳、潤腸通便、美容養顏、延年益壽諸等功能，被人們譽爲「抗衰果」。生活中很多事理，好些人是無師自通。就像讀書、寫作、爲人處世一樣。芝麻雖有諸多良效，但見效較緩，作爲食療和藥補，必須每日堅持，久服方能見效。

有句成語叫做：「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語出荀子《勸學》。按照成語字典的解釋，蓬指的是蓬草；麻指的是大麻（俗稱火麻，非毒品之大麻），係用來織布和紡線之用的。此語專指環境對事物和人的影響。我覺得這「麻」解釋爲芝麻更爲妥當，我對大麻和芝麻均很熟悉，尤爲芝麻，過去我的父親種過。芝麻有成人之高，它的主幹水杉樣筆直堅挺，令人信賴。且是一派剛正不阿，赳赳陽剛的模樣。就大麻而言，它長得過高，足有兩米，細細的，瘦瘦的。雖有韌性，頂端卻成弧狀。我覺得荀子「麻」的初衷，興許指的就是芝麻，只是後人釋意時的誤解。就我而言，一直就是這樣理解的。

又去看村屋

平雅

人生在線

不知爲何，這兩天心癢癢，下班後經過大圍火車站，在那幾個村屋地產前看了十幾分鐘，拿了幾個單張。

想要換房的念頭越來越大，今早乾脆打了幾家地產的電話，兩位Kingswood的中介阿Paul和Andy，都幾畀心機，好快讓我們去看了兩處洋房。

那第一家，在桃花源，不過屋苑名字叫華莊，雕花大黑鐵門進得，共有五家，我們聞所未聞，居然就在我們家附近有這麼美的一處世外桃源。

離火車站駕車僅五分鐘，下得山來就是網球場游泳池商場，去年夏天我們帶孩子們游了很多次泳的，我們從不知在附近半山有這等妙處。看來到哪裡都是外地人啊。

我們看的這一處，成幢樓依山而建，主客廳大到可以和當年住的小鎮house媲美，而且更高爽，中間大柱子，歐式吊燈，恍恍然以爲到了巨鹿花園，完全可以搞盛大的家庭舞會。中空有一個類似美國的family room，居然還有一個假壁爐，心想大概是鬼佬住的，一問，果然男主人是鬼佬。廚房也好大，好靚，居然是巨大的雙門冰箱，一派美國風格，呵呵。廚房隔裡是工人房洗手間，私密度比較高，不過那樣小的工人房和這麼大的洋樓一比，實在汗，我和先生都側目。我想如果住進來，我是不好意思讓工人住在這樣的迷你間的。

轉得樓上，是巨大無比的主卧室，帶巨大無比的廁所，不知爲何，這個房子非常高，懷疑冬天會很冷。其他兩間卧室，走道的廁所都非常大，高。所有房間都大過中大的主卧室。

二樓木樓梯盡頭，一個黑色雕花旋轉式鐵樓梯通往天台，又是一個巨大的漏網天棚，如果想防雨又看星星曬太陽，只要鋪點玻璃即可。

房子很舊了，樓齡起碼十五至二十年，重新裝修估計要一百萬，前面一幢樓剛裝修好，看着很新，很靚。要價當然不菲。如果要買，我要大動作處理上海樓房，外加向銀行借一大筆。

很興奮，回家就電話告知孫大姐。大姐到底是大姐，「阿花啊，我相信你的描述，但，即使你再裝修，就像一個老人一樣，他總歸是老了。」這個倒是眞的。要買就買新一點的。

下午，Andy來電話，原來此房不久前剛被人買走了，因爲鬼佬在好幾處中介掛了，也留了鑰匙。上午Andy打他電話鬼佬沒覆，下午再聯絡，才曉得。呵呵，白高興一場，不過自從大姐的老人說出來，我也提高了看樓的標準。

四點多下山買牛奶，Andy和阿Paul來電，說去看另一處洋樓。一路開去，在帝堡城，小瀝源附近，在一處無遮無擋的山坡上。我說我來過此處，當年和David荔他們一起看過。房子叫康沛豪苑，門前那條路也好玩，叫花心坑。獨立門戶，二樓三樓加天台，三面單邊，前面無遮擋。管理費每月也不菲，一千五百大洋。不過房子很新，四年。下得坡來，就有巴士，駕車去中大也不遠，但最不好的是，不能在門口泊車，要停在別處。哎，這可眞像談戀愛，很少有人可以找到十全十美的，總有一些遺憾。David當年就說，找到大洞村的家，他興奮得一個晚上沒有睡好覺，好像當年和荔談戀愛。

敢情這找房子也和找另一半一樣，呵呵！不過現在不像當初，兩眼一抹黑，好歹現在有了目標有了比較。

上次中大校長劉遵義成功娶得同樣離異的張國榮外甥女麥小姐，港媒八卦說，女人通常越嫁越好。我看這事有點玄，不過看房子應該有這效果。